

新曲藝叢書

百鳥朝鳳

·韓三第·

王亞平等作



新書店發行

百鳥朝鳳

王亞平筆作

新華書屋 製行

·書畫藝術·

鳳朝鳥百

發行者 編輯者 作者

北大
國京文
學系美術
研究會
王亞平
等

民
華
書
店

月二十年九四九一

1—10,000 [京1]

目 錄

女兒英雄王桂香	王尊三
大戰大楊湖	苗培時
無敵英雄張嘉榮	苗培時
史耀宗轉變	苗培時
「白皮書」	苗培時
春雲舞蝶	王亞平、王尊三
百鳥朝鳳	王亞平

女兒英雄王桂香

王章三

頭 段

詩 英雄烈女志謀強
捨身冒險保貞節 留下英名四海揚

(唱)

八路軍好來八路軍強，

在抗日戰爭中有一件事，

那日本鬼所到處橫行霸道，

走到那裏那裏就敗興，

有一個王家莊緊靠山根臺住，

在村外山坡上修下了碉堡，

叫男的成天價給他們去修堡壘，

今天要捐明天要砍，

要食糧不是大米就是白麵，

要這個要那個這還不算，

八路軍聽到這件事，

八路打仗爲老鄉。

列位不知聽其詳。

姦淫燒殺又搶掠。

住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遭殃。

大不幸被鬼子佔了這個村莊。

百姓的壓迫令人難當。

婦女們也得去把那苦力當。

要了東西又要食糧：

要東西燒黃二酒和整豬整羊；

最可恨跟老百姓要花姑娘。

要把部隊調到王家莊；

打算着夜裏把那砲櫻兒打，

把一切的計劃安排好，

有一人姓王叫王老好，

這位老漢無兒只一女，

那年桂香年長二十一歲，

對敵鬥爭不屈不辱，

只可惜她的母親死的早，

自從那王家莊被鬼子佔領，

王桂香她是位英雄烈女，

她沒有給敵人答過堡壘，

他們王家莊佔的够一年半，

這一天也是桂香粗心大意，

桂香正把衣裳洗，

原本是想為警察領着個日本鬼，

桂香一見勢不好，

捨後捨後才要走，

桂香一見不能走，

誰料想兩個兒子早已把她看死，

爲的是打走鬼子救老鄉。

偏趕上這一天王家莊出了事一樁。

這個人忠厚老實待人強，

女兒的名字叫王桂香。

真是人又好來活兒又強，

賣得起肝胆義氣節烈姑娘。

父女二人苦度時光。

老百姓受不堪的壓迫吃不盡窮愁。

跟敵人作鬥爭日久天長。

更沒有給鬼子去把苦力當。

王桂香該嫁就嫁該成就就成。

早便派到河邊去洗衣裳。

從前來了四五個人走路慌忙。

到王家莊來找花姑娘。

心想着拿起衣裳回村莊；

鬼子們已經到在了小河旁。

誰奈何假裝沒事洗她的衣裳。

見那座坐着位女子在河旁。

這王家莊上常來往，

他就把警察拍了一掌，

你的說話她好懂，

快把她領到砲樓上，

隊長要是高了興，

鴻警察連說「好好好，

他望着桂香高聲喊：

你洗那衣裳有什麼用，

來來來你趕快過來跟我們走，

砲樓上見見我們隊長，

你跟我們隊長住一晚夜。

王桂香聽見假裝聽不見，

鴻警察和鬼子把小橋過，

警察說：「我這裏高聲把你喊，

桂香聽聽這些話，

她這才抬起頭來看，

見此光景心暗想：

立逼我去到砲樓上，

沒見過這樣的花姑娘。

說「這位花姑娘長的是真強。」

趕緊着前邊去答腔。

叫她跟隊長同一間牀。

少不得大大的金票給我們圖幾張。」

只要給票子比什麼都強。」

「那個女子你聽端詳：

難道說大清早起你就不嫌涼？

跟我們一同到砲樓上。」

誰不知隊長的名字叫二閻王。

少不了給你幾件好衣裳。」

還是低着腦袋不聲張。

來到桂香她身旁。

你不答不理的真不應當。」

好似萬把鋼刀刺胸膛。

見敵人個個手中拿着槍。

「我今天大禍到身旁，

這件事真叫我難拿主張。」

要說去到砲樓上，

再說不跟他們去，

龍龍龍既然遇上這件事，

桂香想罷開言道：

要知道老百姓們胆量小，

你們叫我去我不敢不去，

我的母親死的早，

商量沒有別的事，

我一不藏來二不躲，

若不信你們就跟着我走，

鴻警察聞聽說「好好好」，

桂香聞聽身站起，

桂香邁步在頭裏走，

王桂香一邊走來一邊想，

我今天藏來明天躲，

既然敵人碰上我，

是死是活就在今日，

若不然我到砲樓走一躺，

王桂香還稱的什麼節烈姑娘？

他們豈肯饒過我這一場。

我只得想個辦法才是應當。」

「你們講話不要太莽撞，

見說個大話兒就怕的慌。」

可有一件我想得回家去商量商量。

滿家子就是我父女一變，

辭別辭別爹爹，放下我的衣裳。

再一說就算跑也跑不出王家莊。

東西大街我住路旁。」

來來來你領着我們進村莊。」

一转弯腰拿起了濕衣裳。

敵人隨後緊跟走慌忙。

反來復去拿主張。

沒躲過大禍這一場，

回得家去跟爹商討，

我見了敵人絕不能白白的受窩囊。

看一看到底怎樣的個二閻王。

滿打上我桂香把命喪，

作一個轟轟烈烈的貞節女，

只要一命換一命，

能叫名在人不在，

再一說鬼子們到處打散仗，

常聽見八路軍地方幹部把話講，

思想想往前奔，

桂香說「你們在此處把我等，

鶴警察擺手說「不中用，

你叫我們門外把你等，

你要起房而走偷着跑，

我們跟你一塊去，

桂香聽聽無計奈，

瞧見了她的爹剛說要做午飯，

「爹爹呀暫且不要做午飯，

我爛到村外把衣洗，

要領我去到砲樓上，

我妻不去他們定不讓，

跟敵人拼命就在這場，

對的起祖宗也對的起老鄉。

就算一死也不冤枉。

絕不能留下臭名萬古揚，

看情形日本鬼子實在恐慌。

眼看勝利鬼子統治不久長。

不多一時進村莊，

這坐北向南就是我家的房。」

你這句話兒可不行。

誰知你心裏是什麼主張，

我們上那兒去找你這樣的姑娘？

省的在外邊等的慌。」

他只得領着敵人進大門走進上房，

王桂香到近前細說端詳：

今天這件大事不平常。

就教他們把我碰上，

去見他們隊長二閻王，

因此上才跟爹爹來商量。

一來是辭別爹爹你，

我今天要到砲樓上，

王老好聞聽這些話，

看了看果然有倆警察和倆日本，

他心中惱怒不敗露，

說「老漢無兒只一女，

滿家子就是我父女兩個，

今天她一走不要緊，

你們高高手兒我們過的去，

可憐我老來無兒就這一個女，

倆警察頭遞開言罵，

倆鬼子這邊也把眼瞪：

只吓的王老好低頭不語，

說：「去不去的全在我，

你們在這裏把我等，

把我日用的東西都要挑好，

偽警察聞聽「這倒可以，

換換衣裳洗洗臉，

二來放下我的衣裳。

有去沒回自有主張。」

登時吓了個臉焦黃。

摶眉瞪眼站一旁。

只得拿好話把敵人央：

可憐她自小沒有娘，

她左右沒離過我的身旁。

真如閭摘了我的心肝腸，

低低手兒我們活不長。

千萬的你們把我原諒一原諒。

說「老傢伙你不要胡騷纏。」

「再說話巴個牙魯我的開槍！」

王桂香在此一旁說其詳，

你們用不着跟我的爹說短道長，

我到東屋內洗洗臉來換換衣裳，

咱們再相跟去到砲樓上。」

你說出話來比你爹強，

顯着你的模樣還更強。」

桂香聽把頭點

一行走着心暗想

我那是洗臉把衣裳換

我隨身帶上刀子一把

扎死一個算够本

說話之間走進東屋

在那裏邊一伸手

套上了個褂子半新不舊

說什麼洗臉來打扮

分明沒事假裝有事

偽警察說「叫聲女子快着走！」

日本鬼子在院裏也高聲喊：

王桂香聽見敵人在外邊嚷，

退才邁步往外走，

「我剛才說去一定去，

你們說走咱們就走，

這一段說的是王桂香去把砲樓上，

急忙邁步奔東房。

這小子們看事兒真平常，

東屋內有把刀子放在破皮箱，

有機會就殺個小子排一場；

挑死三個藤一籃。

你看她輕輕的打開破皮箱，

拿出那把刀子身上藏，

無論好歹算換了衣裳。

磨磨蹭蹭假裝裝。

在外邊敵人等的着了慌。

慢慢騰騰爲那椿？」

「再不出來點火燒房！」

心暗想我既要殺敵就不怕自己受傷。

對着敵人講話半點也不慌：

何必你們這樣做勢裝腔，

上瞞他樓兒奈何妨。」

下回請聽女英雄刺死鬼子二閻王！

二 段

(唱) 開言少敘書歸正章，

她跟敵人把話講，

「我說去來我一定去，

爲警察說『眼看天氣到下午，

咱要到了砲樓上，

咱們急急忙忙快着走，

桂香聽說好好好，

在鄉邊驚動了王老好，

有心上前再把話講，

別的辦法不能想，

且不說王老好心中難受，

書要簡單來的快，

心暗想鬼子們在這裏住的够一年半，

上砲樓的時候我的命還在，

抖抖精神壯壯胆，

進得門來留神望，

好一個女兒英雄王桂香，
一不慌來二不忙：

何必你們這樣做勢裝腔。」

再待一時落太陽，

怕我們隊長等的急的慌，

走的慢了我們不原諒。」

邁步就走不慌張。

瞧着鬼子們領走他的姑娘，

怕的是惹惱了敵人一定受傷。

無奈何心中憤恨面帶悲傷。

王桂香跟着敵人走出村莊。

砲樓不遠就在山坡上。

我頭一次見到這個地方。

下砲樓還不知落到什麼下場。

來到敵人的砲樓上。

瞧見了有幾個鬼子正說短長。

要問驚動那一個，

圓睂二目仔細看，

身子不高又不矮，

身子骨兒不瘦又不胖，

見人不懼又不害怕，

二閻王一見哈哈笑，

說來的好你來的妙，

你要在此一邊站，

王桂香留神細觀看，

身高也不過五尺左右，

大腦瓜短脖項，

秤鼻子血盆口，

身上穿着黃泥大氅，

左腰腰刀明又亮，

桂香看了心暗想，

暗罵道：「你們直逼我來到砲樓上，

咬牙切齒走進房內，

驚動鬼子隊長二閻王；

見飯送一個花姑娘，

臉色不黑又不黃，

衣服不短又不長，

走路不慌又不忙。

叫了一聲「花姑娘，

到這裏保你有福亭，

趕緊着快走那一個房。」

細打量鬼子二閻王。

緊眉橫眼肉色焦黃，

眼睛一瞪吞鉛鑑，

四個大牙套青鋼。

腰中掛着一枝子槍，

黃牛皮靴子穿着一雙。

這一定是鬼子隊長二閻王。

今夜魂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將身坐在牀沿上。

眼望着熟女睡未醒，

「想用什麼東西你說話，

你愛飯來我們去端飯，

桂香擺手「我什麼也不用，

兩個女子出門去，

心暗想「這一定也是良家的婦女，

我們的事情是一樣，

桂香正在來思想，

兩女子進房來把燈點上，

這時候在外邊擺好了酒宴，

一更飲到二更後，

三更三點到半夜，

手机響擺往外看，

二閻王喝個酩酊醉，

就把個二閻王放在牀上。

「我們太君吃醉了酒，

他要渴了你給他去舀涼水，

桌案上有壺又有碗，

王桂香心中惱怒面色不帶，

我們拾掇拾掇下廚房，

愛吃湯來去端湯。」

你們各人快回各人的房。」

在房中就剩下烈女王桂香。

被迫來在砲樓上，

都不知結果落個什麼下場。」

天到黃昏落太陽。

說了幾句閒話又走出房。

鬼子們開懷暢飲喜氣洋洋。

二更飲到鼓打三梆；

王桂香聽見外邊鬧嚷嚷，

遇來鬼子一大幫。

幾個鬼子攜着走進了房，

眼望着烈女說端詳：

你好好扶持跟他同床，

吃醉酒喝涼水心裏亮唐，

門口外放着個盛水缸。」

說話還是不慌不忙，

說「酒喝多了有什麼用？」

鬼子們一聽哈哈笑，

幾個鬼子佯常去，

聽了外邊無動靜，

暗說道「這個機會到不錯，

來時節我恨不能多刺死幾個日本鬼，

又一想「發什麼慌來害什麼怕，

常說打人先下手，

打定了主意一伸手，

把牙一咬往前湊，

耳聾嘆嘆一聲響，

二閻王唉喫一聲翻下了地，

叫着叫着沒了勁，瞪瞪眼，咧咧嘴，伸伸腿，

二閻王剛才把命喪，

烈女聞聽槍聲響，

到如今還是自殺了好，

舉起了尖刀要尋自盡，

說「現有這樣好消息，

怕的是對他身體有損傷。」

不用聞花姑娘一定心眼強。

在房中就剩下烈女王桂香。

看了看二閻王死豬一般躺在床。

活該我刺死二閻王。

是怎麼事到臨頭未從動手心發慌。」

這一來早豁出一身死亡。

後下手的必遭殃。」

刀子尖對準了二閻王的肚子上。

嗤啦啦一刀子給了他個大開膛。

疼的他又叫爹來又叫娘，

就聽見哎呀呀的打開槍，

不用問鬼子們知道爲我打槍。

倒免的鬼子們進來把我傷。

就覺着後邊有人拉她的衣裳。

你如何心窄要尋無常。」

桂香聽進回頭看，

桂香說「有什麼消息快對我講，

兩女子說「剛才外邊槍聲響，

今夜總要把砲樓打，

我們趁此機會來找你，

桂香聽進心中歡喜開言訴：

他的死屍就在地下躺，

既然八路軍來把砲樓打，

配合着自己人把砲樓打，

誰不知八路軍老百姓一家人都一樣，

誰話間各找武器武裝自己，

王桂香舉起手槍詭譎站，

且不說三個女子藏在房內，

他們都是膽膽懼的的；衝鋒槍響，

忽地裏的一陣手榴彈，

鬼子們飛見槍聲不住響，

東一把東西一把，

有幾個槍聲差此機會也反了正，

對着鬼子打開了槍，

原來是兩個女子到這廂。

有一條之路也不肯死亡。」

那本是英勇的八路軍開的槍，

鬼子們此時全着了慌，

咱們都是被難之人要互相幫。」

一實話說我已經刺死了二閻王，

我無法逃走想自殺身亡。

咱三人在這房中暫且藏一藏，

就算解放了王家莊。」

二閻王身上解下了戰刀和手槍。

那兩位長刀短刀躲在門旁。

咱們把該死的鬼子說其詳。

嘎嘎嘎……緊跟着一陣機關槍，

叭叭的聲音是步槍。

一個個的着了忙，

裏邊也打來外邊也打。

有兩個鬼子手持大槍往房內走，

這時第八路軍齊打衝鋒把磚牆上，

到在房中留神看，

三位女子根本來源說一遍，

八路軍幹部戰士齊稱讚，

大家齊把砲樓下，

說話之間金鈴報曉，

王老好站在村外東看西望，

不多時父女二人見了面，

王老好聞聽心歡喜，

殺死了敵人得了勝利，

剎時間把兩個女子送回家下，

不多時那些鬼子們全受了傷，
王桂香一槍一個打了他個冷不防。
得到的勝利品多的非常，

出來了三位大姑娘：

遞過來繳獲的手槍和步槍。

女兒英雄不平常。

點着砲樓冒火光。

東方發亮送出太陽。

思想女兒滿腹感觸；

王桂香從頭至尾說端詳。

女兒的英勇真比我強，

真正是對的起國家又對的起老鄉。

王桂香從此英名四海揚！

大戰大楊湖

苗培時

詩

蔣介石賣國打內戰

動員了人馬三百萬

解放區軍民一條心

大楊湖打了殲滅戰

(白) 聖說蔣介石，自從在瀘海鐵路上，被解放區軍民自衛的鐵拳一打，吃了一個大敗仗以後，他還不斬死活；又調來十餘萬人，帶着他美國老子給他的飛機、大砲、坦克車，向着冀魯豫邊區進攻。我邊區人民子弟兵團，在劉伯承將軍指揮底下，慢慢地引誘敵人深入腹地；那劉將軍用兵如神，九月三日，蔣匪軍的主力兵團佔領了大楊湖村，到了九月五日，我們邊區子弟兵，就將蔣匪軍層層包圍起來，這一場殲滅大戰，真是打得驚天動地啊！

(唱) 自古來興盛衰亡一個道理；

這道理如像鋼板打鐵釘；

那就是誰得人心誰興盛，

失掉民心鬼吹燈。

蔣介石賊心太狠賣中國，

仰仗着美國老子動刀兵；

蔣介石他把人民全賣掉，

民主獨立一朝變。

全國人民齊反對，

男女老少都不等閒。

毛主席領導人民來自衛，

愛國自衛起義兵。

人民軍隊佈置好，

到處圍起蔣家兵；

蔣家兵把大楊湖佔，

好像那一隻野狼進陷坑。

劉伯承將軍把令下，

九月五日要夜征；

命令一下如山倒，

調動各路子弟兵。

太陽落山天昏暗，

伸手五指看不清。

天空落下了毛毛雨，

大砲彈打得上飛騰。

蔣匪軍害怕點着火，

子弟兵團集結好，

他言說渤海戰役第二階段，

蔣軍主力消滅了，

敵人強來我們更硬，

敵人在那我們衝向那，

不管他槍林和彈雨，

不管他坦克地下跑，

人民軍隊堅如鐵，

劉師長指示講的好，

這個號召咱要響應，

歐陽主任話才罷，

二小隊的王世紀，

翼鈔一千我拿出了，

衣服鞋子我全交上，

我與全體同志來比賽，

機關槍我要奪一挺，

一營教導員朱輝同志，

熊熊大火往上升。

歐陽主任把話講，

全仗着今晚來總攻，

收復城鎮在掌中，

敵人像狼我們比虎兇。

敵人死守我們就硬攻。

不管他鷹砲有幾重，

不管他飛機天上亂轟轟。

沒有一處不能衝，

將敵營打在火海中。

消滅頑敵立大功。

立時掀起大競爭。

急急忙忙把話明：

當作黨費我不怕犧牲。

讓上級獎勵殺敵羣英。

個人計劃定的清，

衝鋒陷陣第一名。

向他戰友講的清：

冀鈔三百手槍一個，

抱定決心去死戰，

像片一張寄給他新婚妻子，

不把家軍消滅，

大家齊提作戰計劃，

老王就把老李叫，

咱們自請打老蔣，

爲國爲民名頭大，

這個說我要與蔣軍拼白刃，

四海就戰鬥我要爭模範，

衆位兄弟正比賽，

說時遲來那時快，

信號槍一響天變色。

戰滅大戰開始了，

只駛得衆匪軍渾身發抖，

這一邊房子着了起大火，

人民軍隊如潮湧，

燐燃震天神鬼怕，

交到上級表心情，

望你安撫我家庭，

上面大字寫的清：

我們日子不安寧。

各連各排議論紛紛。

老劉又把老孫稱，

全國人民都贊成，

犧牲流血真光榮。

那個說要挾坦克回程。

三柱說殺敵我要搶頭名。

眨眼間就到了夜裏十點鐘。

信號彈紅綠顏色還在空。

機槍大砲像刮風。

人民戰士往前攻。

只駛得衆匪軍渾身發抖；

那一邊碉堡抗炸四面通。

個個爭先打前鋒，

如龍如虎來得兇。

朱輝同志真勇弟，

後邊跟着三小隊，

手榴彈一個跟着一個打，

不管敵人槍彈緊，

衝過鹿砦過暗堡，

教導員朱輝流盡血，

孫金貴排長把牙咬，

李三元來張至順，

他四人齊把斧頭舉，

要把敵人消滅掉，

四個人就是四隻虎，

排長頭上掛了彩，

李三元抓着機槍不放手，

三個蔣軍一齊上，

孫排長說話不待慢，

蔣軍三個齊炸死，

衝鋒衝了四回整，

劉班長一枝機槍橫掃射，

他帶了九個炸彈去衝鋒。

都是青年衆英雄。

白煙大花飛滿空。

一股勁兒往敵營。

到的敵人大院中。

戰場死國男兒風。

氣壞班長劉新恆，

二人邊喊邊衝鋒，

仇恨怒火燒滿胸。

紀念朱輝好英雄，

衝過院子進胡同，

還是不停往裏攻。

同蔣軍接在西來又滾在東；

一個炸彈往出扔，

奪了機槍反衝鋒。

只剩下班長劉新恆；

堵着衝口不放鬆，

敵人組織了輕重火器，

三番五次來反攻。

七連連長李智當，
一百多個手榴彈，

炸得敵人到處竄，

只炸得敵人連往後退，

盧團長手槍一擺振士氣，

電話員放下耳機把槍拿起，

司號員不住吹起衝鋒號，

王世紀左臂掛了彩，

他一隻手還把機槍打，

指導員勸他後邊休息，

這時間蔣軍坦克衝來了，

于指導員一聲喊，

手榴彈快快準備好，

砲彈炸彈響成一片，

敵人一見事兒不好，

坦克車還想往回跑，

張棠珍忙把蔣軍來追趕，

只殺得眉毛倒豎眼睛紅，
一口氣扔到敵人陣地中。

胳膊大腿飛在空。

呼爹喊媽亂轟轟。

李政委和着戰士一齊衝。

衛生員丟下綢帶往前攻。

蔣家軍好比螞蟻被火烘。

傷員鮮血柱出來。

咬緊牙關總不響。

他言說任務不完怎能減？

活像幾個大王八精。

同志們臥着不要露身形。

小鋼砲再加火油瓶。

烟霧漫漫四處升。

花花喇喇敗回程。

輪帶炸碎沒了聲。

繳了一挺歪把子，

于清河猛然一跳出掩體，

一邊追着一邊喊：

不要跑來不要跑，

但見他赤手空拳來得猛，

他奪機槍用勁大，

二人奪槍來來去去，

又一個蔣軍把刺刀舉，

他又急又氣心好懵，

(轉快板)真正是蔣匪軍兵敗如山倒，

東西亂竄無處跑，

衆蔣軍一面逃來一面看——(唸唱)

前後左右，兵山兵海，

人民戰士齊呐喊：

英雄們爭先恐後往前跑，

這一側挺着伴嘴把槍繳，

這一邊在把大砲拉著走，

(切板)大楊湖殲滅大敵打得好，

三枝步槍到手中。

追趕蔣軍快如風。

蔣家官兵你聽清：

繳槍罷戰好名聲。

提着蔣軍用腳蹬；

蔣軍也在用力爭，

好比一座走馬燈。

照着他前胸下絕情；

猛咬兩口將軍才把機槍扔，

丟盔擗甲各逃生，

慌慌亂頭駛轉，

哎喲喲！不好了！四面八方，

到處都是人民子弟兵。

繳槍罷戰呀衆位鄉親。

老趙更比老李行，

那一個奪來擰槍笑盈盈。

那一邊坦克轟壞不晴聲。

直打到東方發白太陽升。

蔣匪軍師長活捉到，

繳獲的槍砲如山數不清。

無敵英雄張嘉榮

苗培時

(唱) 蔣介石賣國打內戰，

蔣管區百姓吃青草，

農民翻身時光好，

解放戰爭打得美，

前方將士把家保，

紡織慰勞婦救會，

工人賣勁多生產，

商人擦軍千百萬，

說書的專把英雄唱，

子弟兵要把呂園子打，

呂園子住着那些個，

國民黨利用這些狗雜碎，

大砲樓有四五個，

解放區軍民總動員。

解放區自衛把身翻。

家家有吃又有穿。

一路一路把敵殲。

後方青年把軍參。

站崗放哨兒童團。

農人互助種莊田。

學生演戲做宣傳。

人民英雄唱不完。

就在那光天化日大白天。

修築據點壓迫俺。

地盤暗堡數不完，

鹿砦陣堅好幾道，
封鎖溝左一道來右一道，
大木放在深溝內，
老百姓把這據點有一比。
爲民除害要毀這據點，
戰爭命令下到營裏，
全營還拔突擊隊，
怎樣選好突擊隊，
人人願把英雄做，
若是公開來宣佈，
教導員想着想着心拿定，
選上的人歡天喜地，
他們說只怨咱平日不爭氣，
張嘉榮被叫來談話，
組織上讓你參加突擊隊，
張嘉榮一聽心內笑，
只笑的他連連把頭點，
組織上這樣看中我，

高高圍牆三丈三。
前前後後都相連。
丈八深來兩丈寬。
說它是關羅大殿刀子山。
劉師長下令打呂團。
這才驚動了教導員，
教導員心裏打算盤：
自由報名可不沾，
無論李四和張三；
等於抄回花名單。
親到九連把人圈。
輪不到的好氣焰。
到而今當不上光榮突擊員。
教導員和和氣氣把話談：
不知你心中有啥意見？
只笑的他眼睛放光寒；
只笑的他嘴裏連喊教導員。
我真有資格當突擊員？

教導員連說有有有，

嘉榮說這個工作真要緊；

教導員說你能你就能你能够，

他說能起身用手一指，

呂園子碉堡修築的大，

張嘉榮聞聽閃二目，

但只見高高碉堡賽過塔，

河前邊平平大地無遮擋，

呂園子裏景象慘，

教導員說衝衝衝衝上去，

這寨門拿不下，

張嘉榮一時身抖懶，

他急忙忙截斷教導員的話，

我一口氣兒衝上去，

這任務我要活着準保全，

教導員說千斤任務非小可，

張嘉榮說就沒有不成的事，

教導員連說對對對，

你是模範好黨員。

能不能完成任務把心担。

你是一等戰鬥員。

叫聲嘉榮你來看：

你們衝鋒向正面。

他順着教導員手指往外觀。

那下面幾城河一道寬又寬。

河後邊高低不平地盤相連。

陰森樹木遮着了天。

要佔領寨門那一邊。

就是咱全營任務能完不能完。

兩眼瞪開抵牆圓。

拳頭一摺慢語言：

衝到上面把寨門堵。

教導員只得放心寬。

全營重擔你兩肩挑。

我已把生死扔在腦後邊。

你的話兒錄一錄。

張嘉榮微微一笑往外走，

沒一刻衝鋒號聲進攻開始，

衆英雄一個一個如狼虎，

一個不落一個後，

這個說爲國墮我不怕，

劉國柱高喊衝鋒快快快，

在全營前面帶頭容容人八個，

張嘉榮在頭前好有一比，

你看他一鼓勁的朝前跑，

張嘉榮渾身上下手榴原，

敵人的機關槍聲如風響，

子彈嗖嗖像落雨，

張嘉榮心裏什麼也不怕，

敵礙物擋不住人民戰士，

護城河擋不住人民戰士，

對領導者不枉人民戰士，

張嘉榮——衝衝衝衝衝的快，

張嘉榮跑步如飛來的快，

教導員擺擺手兒說再見。

驚動了全營衆兒男。

一個一個衝向前，

一個倒比一個活；

那個說打倒蔣匪保莊田。

孫治邦一邊作戰一邊宣傳。

那就是八個光榮突擊員。

好比那猛虎躍了出。

又像那底底烈焰旋風一般。

一支大槍橫堵在肩。

大砲隆隆一溜烟。

交叉火網成一片。

一心想着把寨門佔。

張嘉榮跳過鹿砦奔向前！

張嘉榮衝過河去直向前！

張嘉榮與過橋去還向著！

張嘉榮——一直衝到寨門前。

轉眼就衝到了地堡跟前；

地堡內機槍掃射打的猛，

三個英雄犧牲了，

張嘉榮咬了咬牙踩着彈，

炸炸炸來用勁炸，

摔摔摔來摔手榴彈，

但只見人民戰士齊呐喊，

手榴彈一個跟着一個打，

手榴彈打在地堡上，

地堡開花白烟冒，

張嘉榮大喊一聲把寨門佔，

在後邊大批部隊朝上湧，

他們衝進寨門內，

衝上去來要拿下，

他要摧毀這些地堡，

手榴彈冒烟薰黑他的手，

手榴彈到處轟轟響，

只炸得炮火漫天起，
只炸的敵人機槍打不響，

三戰士帶彩把忠全，

鮮血滾滾流在平川。

滿腔仇恨眼睜圓。

他高聲喊叫雷一般。

圍着敵人不放寬。

衝殺喊聲震動天。

手榴彈扔去一串串。

地堡開花冒白烟；

把敵人活活炸死在裏邊。

他看著五個伙伴死了舞。

他和着兩個伙伴又向前。

寨門內地堡好幾頭頭一般。

教導員的話兒他謹記心間。

他拚命摔着手榴彈。

手榴彈冒烟薰黑他的臉。

那地堡到處把蓋掀。

只炸得磚頭瓦塊飛滿天，
只炸的敵人官兵到處潰。

那敵人七八挺機槍齊掃射，

子彈打中了他的腿，

鮮血流了一大片，

雙手抱定槍一擰，

只聽見屁股下面槍聲震耳，

他猛然站起又栽倒，

他咬緊牙關摸手榴彈，

大部隊眼看着把寨門進，

張嘉榮看這情景心好惱，

他鋼鐵一樣再跳起，

他用盡力氣躁躁躁，

吓的敵人槍砲扔掉，

張嘉榮支持不住又摔倒，

七個伙伴全死了，

他漸漸清醒睜開眼，

他喊着大家往上趕，

他又喊教導員你們快來吧，

八個同志只剩下我，

火力集中他身邊。

張嘉榮栽倒地平川。

他昏昏迷迷不能言。

幽幽氣轉將身翻。

原來是他躺在地堡上邊。

左腿已經被打斷，

手榴彈這時也擰完。

殘存的地堡還逞凶焰。

不消滅敵人死不甘。

鑽心疼痛扔在腦後邊。

一隻腳躁的地堡打顫顫。

抱着頭兒往出鑽。

頭腦昏昏口難言。

七桿槍擺在寨門前。

混身無力兩膀酸，

乾脆澈底把敵人消滅完。

我們早把寨門佔。

他們的槍都在身邊。

他爬過來又爬過去，

爬到那裏鮮血斑斑。

他搖一搖這一個伙伴的頭，

他看一眼那一個伙伴的臉。

他同志同志連聲叫，

爲什麼同志不對我言。

他一陣心酸落下來，

他一陣憤怒燒胸間。

他把那七桿大槍收在一起，

直挺挺的坐在上邊。

大部隊衝進呂園子，

戰鬥結束奏凱旋。

勝利品一堆一堆如山堆，

槍砲子彈數不完。

教導員來在寨門上，

他在那裏找突擊員。

七支槍上坐着血人一個，

那血人雙手緊緊把槍端。

眼睛一眨也不眨，

眼珠子瞪的底溜圓。

教導員又驚又喜朝前跑，

嘉榮嘉榮喊幾遍。

教導員上下左右把張嘉榮看，

快快快快担架快來把他擔。

他蹲在那裏把話講，

嘉榮同志聽我言：

爲黨爲國你辛苦了，

快把大槍交給俺。

血人一聽交槍話，

眼睛一瞪把話當。

面前站的那一個，

要我交槍難上難。

教導員連說你不認識我，

我是你的教導員。

張嘉榮一聽這知話，

對對對來真是對，

他混身用力撲過去，

他緊緊抓着教導員的手，

教導員你快快講，

教導員說任務完得真真好，

呂團子解放人民快樂，

賽如孩子見了親娘一般。

你是我的教導員。

鮮血滴滴成紅斑。

連連說快給死的同志報仇冤。

我的任務完沒完？

你是光榮的共產黨員。

張嘉榮無敵英雄到處傳。

史耀宗轉變

民間藝人史耀宗
李德興

詩 起小受苦史耀宗 貧窮沒法學裝神
自從受訓方轉變 從今再也不坑人

(白)四句提綱道罷，這一回說的是平原省觀城縣有一個人名叫史耀宗，自幼受苦受罪，被地主壓迫難以爲生，萬般無奈才投師學得裝神撒謊治病坑人，三十多年騙人不知多少。多虧共產黨領導窮人翻身，史耀宗分了房地生活改善，到民主政府受訓決心轉變參加生產。列位不知，靜聽我把這段故事從頭説明一番：

(唱)開話少說書歸正，

聽我把坑人的事兒對您明。

平原省有一個觀城縣，

只因他自幼家窮苦，

想作生意沒有本，

當僱工掙的工錢少，

給人家種地當佃戶，

一年一年出牛力，

萬般出在無其奈，

他一十七歲拉駱駝，

說假話來賣假藥，

學看宅子學看地，

他師父會經對他講，

師父說：羣衆都把神來敬，

只要咱說有神靈，

未曾看病先打聽，

先把病狀打聽好，

說的正是那個樣，

碰巧了輕病不看也能好，

要是看病看不好，

觀城縣有一人名叫史耀宗；

受地主壓迫難爲生。

贖打滾的利錢還不清。

一家老小難糊口。

地主的租子催的緊。

地主的窟窿填不平。

才生了毒癰把人坑。

學配假藥騙羣衆。

要想好病萬不能。

裝神裝鬼都學成。

句句話兒他記的清。

這樣咱就好胡弄。

欺騙羣衆來信從。

偷偷的打聽啥病症。

裝着下神說一通。

羣衆誰說咱有藥。

到那時咱又能賺錢又傳名。

咱也有話來應承。

對他說『治了病來治不了命，』

該死該活難變更。

對外邊就說他家不行善，

對待上神心不誠。

這一套本事他統學會，

多少鄉親被欺蒙。

坑的錢財沒法算，

坑的鄉親數不清。

這一些咱三天說不盡，

只說上當人一名。

有一人大號名叫吳良善，

家住濮陽在城東。

他家裏因不小心常失火，

常得雞病不衛生。

這個說來那個講，

河北有個史羅宗。

會破宅墓會看地，

降妖捉邪掌神靈。

吳良善聽說心喜歡，

一心要請史先生，

而不相識誰能去，

找他哥哥吳良峯，

吳良峯說聲我就去，

論大理他是俺师兄。

(白) 吳良峯說：『兄弟我與史先生是師兄弟，我去請他他得來。』說罷準備好路程
盤費，到河北去請史羅宗去了。一路行程不表，簡短截說，吳良峯請了史先生，來到
吳烟堆吳家大門，到了內宅，告訴給吳良善，吳良善聞聽心中喜歡。一到大門迎接，
讓到客廳，用罷茶飯，擺起香爐，這就點香，問事看起病來。

(開板) 招呼着吧，這就上當了。

(唱) 用罷茶來吃過飯，

羅宗落坐問事情。

他家的情況調查好，

先砸他宅子不乾淨，

你的祖坟方向也不好，

不透官司就着火，

大人生病還不算，

你家的小孩犯關口，

你要破解能成人，

這些事情說完畢，

主家忙問怎麼辦，

耀宗說這事也好辦，

先說藍布一丈二，

香要三封箔十塊，

壓桌禮來開筆禮，

桺草綁鞭要一個，

這些東西能辦到，

主家就說這好辦，

後來我要生一子，

史耀宗聞聽心歡喜，

壯裏的瞎話早編成。

又說房屋裏有鬼星。

妨得居家老少不安生。

五鬼作亂不太平。

下邊小孩不能成。

白虎吃人喪殘生。

若不破解難活命。

倒把主家吓一驚。

怎樣破解才能行？

從頭至尾對您明。

還得用上三尺紅。

大供一桌要乾淨。

燈油錢還得兩吊銅。

朱砂染磚血點紅。

居家平安兒孫興。

模樣東西都現成。

一定送到你手中。

忙說你的準備莫放鬆。

一邊買菜去辦供，

各樣物件準備好，

先要站棹人四個，

史耀宗一見準備好，

披髮拿劍帽子戴，

朱砂抹臉裝神像，

點香唸咒把神請，

四個站棹害了怕，

耀宗渾身用足了勁，

一見他們都跪倒，

硬蹩着勁開了口，

哼哈一聲把話講，

言說擋鬼得用一壺水，

(白)這一下可作雞噉，得把雞頭用嘴咬掉，你說咬吧！怪懶的，不咬吧！不能叫人家信服，咬就咬吧！好一個史耀宗：把眼一合，一下子就把雞頭咬下來啦。

(唱)水噴宅子把雞咬，
咬掉雞頭血染紅。

鮮血滿地大家笑，

假裝趙公明回宮去，

接着刻磚畫拂不消停。

日落西山點上燈。

還需引路人一名。

慌忙洗臉弄乾淨。

紙糊的帽子一尺零。

大帶子紮腰身披紅。

兩眼一擠就裝瘋。

一齊跪倒亂鞠躬。

大喊神師下神棚。

心裏暗笑不敢哼。

假裝有神把話明。

沙着嗓子說是趙公明。

一隻公雞拿手中。

言說擋鬼得用一壺水。

他又說老母顯了鑑。

先拿鎖子拴兒子，
裝神弄鬼作完畢，
越說有靈他越喜，
拉開桌子擺上菜，
臨走還把禮物送，
到後來他的病一直沒有好，
史羅宗先是不見面，
口口聲聲死活由天定，
打一打來算一算，
像這事情辦的真不少，
史羅宗裝神裝鬼三十載，
多虧有了共產黨，
翻了身來分了地，
民主政府受罷了訓，
提起從前那些事，
不該裝神又裝鬼，
只因當年家貧苦，
如今翻身受了訓，

就說小孩能活成。
東家連聲說有靈。
主人上了計牢籠。
好酒好飯吃不清。
紅藍布兩丈還有零。
託人又請史羅宗。
見了面搖頭不應承。
再哀求上神也不靈。
坑的人家真不輕。

小組會上來坦白，

你勸我來我勸你，

開罷會來仔細想，

想來想去心發亮，

往後出力把地種，

要想以後不受苦，

大家團結搞生產，

下定決心來轉變，

這便是史耀宗轉變一個段

改換腦筋要新生。

互助批評不放鬆。

從前害人嘴不輕。

要為人民多立功。

全家吃穿有保證。

全靠自己來勞動。

子子孫孫不受窮。

再不裝神把人坑。

大家聽罷再別信鬼信神靈。

「白皮書」

王亞平、王尊三

(唱) 最可恨美國做事太欺天，

國際和平他不顧，

他把金元大砲向外伸，

那料想各國人民眼睛明亮，

和平人民大團結，

一心反共反人民又反蘇聯；
真亞賽蠍子毒辣一樣般。

想在這世界上來稱霸權，

一致地擁護和平又擁護蘇聯。

叫美國這個毒辣蠍子管人難；

但只是蠍子向來是蟄人的物，

那有美帝國主義這樣沒臉，

他又叫艾奇森一個大壞蛋，

他的目的光爲了侵略中國，

白皮書好比是「厚皮書」，

白皮書光爲給他自己打掩護，

那料想他這回掩護沒打好，

要問他白皮書包括了那幾款？

第一款，把中國想當做殖民地，

七月七蘆溝橋上起事變，

美帝國嘴裏說要「保護中國」，

他把大批的軍火賣給日本，

第二款，他瞞着眼睛亂胡扯，

他不說蔣介石一心打內戰，

他不說四大家族被人民共恨，

他說對中國和平做了「有用的貢獻」，

第三款，美帝派來了赫爾利，

表面上裝模作勢說空話，

要蟄不着人民他心不甘。

他的陰謀鬼計用個不完，

發表了白皮書胡造謠言。

叫人民在他姦亂之下到處不得安。

一本自寫着陰謀鬼計一千五百篇。

想把他的毒辣陰謀來遮騙。

全世界人民們都看清他的鬼算盤。

細聽我一樁樁一件件說個週全：

他可以橫行霸道任意野蠻。

日本鬼要侵佔中國的好河山。

實際上幫助了日本進攻中原。

給日本把侵佔中國的力量添。

怎麼也是想叫中國人民生活不安；

反倒說大官僚資本家是富貴在天；

這個大壞蛋欺天欺人。

他到過延安把毛主席會見，

毛主席爲人民不嫌路遠，

那料想他們假裝洋蔴變了卦，

赫爾利真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

像這樣混蛋加壞蛋，

第四次，污辱聲駁說壞話，

他不說強大的蘇軍打日本，

他硬說蘇聯是來「侵略」，

他要求蘇聯把他答應，

蘇聯沒有答應這一件，

第五次，美國派來烏歇爾，

第一是當面將匪打內戰，

他鼓動蔣匪成立偽國大製造偽憲法，

他在中國住了快够一年半，

擡着米尼巴放什麼屁，

第六次美國派來司徒登和魏德邁，

司徒登完全是口是心非假面孔，

假裝着把成立聯合政府的事情談；
也會趕赴重慶去把和平談，
拿着撕毀條約說謊話全當開着玩。
他殺害人民要手段，
蔣介石把他當成個活祖先。
欺騙造謠挑撥離間。
解放了東北的人民萬萬千，
說美國軍是「保護中國」得平安。
幫助那蔣匪軍打內戰把人民來殘。
美帝國就反臉造謠誣蘇聯。
他的政策陰毒想把世界弄一個地覆天翻。
第二是要阻礙革命不叫中國人有民主
完全都是鬼套圈。

他却說要把中國問題調處一番。

使中國人全看透他的壞心肝。

完全都是鬼套圈。

來製造新陰謀胡打算盤：

笑裏藏刀裏苦外甜。

魏德邁的主張更毒惡，

他還妄想援助蔣匪統治中國，

把一些「民主個人主義者」來聯絡，

這些陰謀鬼計全失敗，

說到第七第八款，

只有一條滅亡路，

好可笑美國的大砲坦克真不少，

援助蔣匪沒頂了事，

美金元還拿出四十三億，

這就是鳥兒飛了蛋也打，

回過頭來再看一看共產黨，

領導着農民翻身搞生產，

緊接着東北大軍把關進，

把紅旗插遍全中國，

千軍萬馬過江去，

這都是毛主席的政策好，

美國的白皮書雖想把人騙，

他的毒辣陰謀都看見，

想跟蔣匪共管東北掌大權；

叫中國人永做亡國奴難把身翻。

要成立假和平反動政府奪取民權。

美國佬心裏難受裝着喜歡。

國民黨前邊的道路是真不寬。

想要不走比登天難。

還有好多的輕機槍和重機關。

備全給解放軍做運輸跑了個獄。

蔣匪幫一垮台可叫誰還？

挑着個巴掌捲老天也是枉然。

竟是打走百鬼抗魔整八年。

農民們分地分房一個個高地歡天。

各路大軍會師到中原。

革命的力量大如山。

都是人民的勤務員。

中國人民已有覺悟在眼前。

要想把「民主個人主義者」來動員；

組織一個第五縱隊，

各黨派各團體和民主人士、

還有學者專家、大學教授，

大家一齊動員起，

有的說「中國人民的眼睛亮，

有的說「他遮掩失敗真不要臉，

有的說「多加警惕別上當，

有的說「白皮書純粹是謠言謬論，

全中國人民團結成一條大戰線，

打倒國內的反動派，

人民民主專政馬上要實現，

成立起民主聯合政府，

反人民要把革命的道路擋。

工人、學生和教員，

人民大眾女和男，

堅決反對白皮書胡造謠言。

帝國主義的假面目難把人瞞；」

歪曲事實胡造謠那真不沾；」

幹革命不到底不能算完！」

絕不能上他的鬼套圈。」

對着敵人攻擊絕不容寬！

把美國紙老虎的皮骨都戳穿！

全中國人民都有民主權，

我們才能幸福無疆萬萬年！

一九四九年八月末，北京

春雲離婚

王亞平

封建地主太狠心
金錢買賣逼成親
幸喜婦女得解放
婚姻自主大翻身

(唱)

太陽出來照農村，
幾千年的封建都消滅，
從前婦女受壓迫，
如今自由自主找對象，

黃河邊出了一件離婚案：
男人名叫李富貴，
鑲鍋腰來遠蓬腿，
頭頂幾根黃頭髮，

手不能提來肩不能擔，
見了長工佃戶就紅眼，
家有十頃掛零地，
要不是他仗着金錢買媳婦，

農村氣象一片新；
農民翻身做主人。

金錢買賣定婚姻。

國情不合到人民政府申請批准就離婚。
這事說來有原因：

家住上贊李掌村，
一臉麻子饑嘴唇，
看來像鬼不像人，
坐在家裏吃飽蹲，
收租收息下狠心，
剝削壓迫害農民，
管叫他一輩子打光棍。

女的在下隄徐家營住，

小春雲手巧伶俐，

麥天秋收去下地，

烏溜溜的眼睛黑頭髮，

一雙天足好走路，

頭髮剪到耳根下，

四鄉鄰里誇她好，

可恨她家窮又苦，

那一天村裏演大戲，

小春雲跟着她娘去瞧戲，

戲台下來了地主李富有，

夾巴着一雙母狗眼，

撇來撇去盯住眼睛望，

回到家裏把媒婆找，

媒婆子聽罷一切話，

大新一時心糊塗，

春雲娘一口咬定不同意，

要賣給人家把二房做，

起了個奶奶名叫春雲。

綉花織布很整齊。

習愛勞動好人品；

紅撲撲的臉兒小嘴唇，

自個剪裁的衣衫合體又合身，

繫一塊白地紅花的洋手巾，

都誇她容顏端正樣樣過人；

被地主收買便做親。

演的都是迷信封建老戲文，

也不過湊湊熱鬧散散心。

他不看戲台瞧女人，

東獻西獻亂找尋，

發現了人材出眾的小春雲。

定計買娶小春雲。

到徐家營找春雲的爹名叫徐大新；

使了他銀元一百許下親。

俺春雲不能賣進地主門，

還不如嫁給個知心如意的好農民。

媒婆不管老倆口子動吵鬧，

報給地主李富有，

李富有擠眉弄眼哈哈笑，

到那天洞房花燭夜，

這件事轟動了四鄉里，

有的說，「鮮花插在糞堆上，

有的說，「她爹糊塗心骨軟，

有的說，「男女配婚有天意，

有的說，「地主欺人太可恨，

議論紛紛成一片，

小春雲忙把機子下，

「這樣的婚姻我不願，

地主拿着女人當玩物，

不論他長的醜和俊，

誰敢抬着花轎來娶我，

他爹死心難轉意，

「爹娘把你撫養大，

紅書下定不能改，

她得意洋洋回到李掌村，

一百塊銀元買成親。

謝媒婆你給我買到個小美人，

我請你吃酒趕達做上賓。

男女老少說長道短亂紛紛；

這一回苦煞了小春雲！」

不該愛財賣女許成親！」

想是他倆生來有緣份。」

仗着有錢買女人！」

驚動了織布機上的小春雲；

叫聲二老爹娘親：

寧願受餓受寒嫁給一個好農民。

歡喜了就買不歡喜的時候就扔出門。

我不嫁這樣喝人血的活閻君。

捨不走活人抬死人！」

拍桌子跺腳罵春雲：

女大就該去嫁人，

你死也要死到李掌村。」

春雲咬牙流淚不說話，
母女哭到深夜晚，
那一天淋淋下秋雨，
年青的春雲難抵抗，
小春雲娶到地主家裏去，
夜裏睡覺不上炕，
看見繩子要上吊，
李富冇過來跟她親近，
李富冇舉起鞭子要抽打，
白公說「給你打死歸乾淨，
過了三天併五日，
大婆子一旁出主意，
「依俺看，這個媳婦不能要，
萬一黑夜把你害，
李富冇越聽心越狠，
直打得春雲身上青又腫，
她跑來把閨女看，
她娘跪下苦哀告，

娘陪她傷心哭泣淚涔涔；
記下了地主的仇恨海樣深。
一頂花轎抬進村，
連推帶拉裝進花轎門。
不說不笑湯水不沾唇，
坐在椅子上裝瘋裝傻人。
摸着刀子要自刎，
她咬牙瞪眼把命拼。
小春雲不懼怕來笑吟吟，
到死落一悞活自身！」
小春雲又病又眼眼發暈，
叫聲當有你猶真：
她對你有仇恨心，

撇下俺有地沒人難生存。」
不如打死這個「贓種」除禍根，
鮮血浸透衣裳襪。
李富冇沒有眼睛不認親，
好容易帶回小春雲。

母女倆抱頭哭個不盡，

小春雲不梳頭來不洗臉，

小驗賣的像臘紙，

整天哭哭啼啼不說話，

李富有三番五次捎口信，

若想不來把二房做，

還够了買價還不算，

到這時她爹後悔心意轉，

鑄鐵模鉤難更改，

一家人好似墮進火坑難走動，

忽然間縣上傳喜訊，

這好比一聲霹靂動天地，

緊接着減租減息土地改革，

小春雲參加了婦救會，

穿上了短衣和長褲，

手拿長槍多英武，

夜裏小組開會學政治，

你一言來我一語，

真是天高地厚冤罪伸。

頭髮亂蓬蓬地像草墩，

衣服不洗漬灰塵，

秋天哭過又哭到春。

要春雲快回李寧村；

除非是把一百元的買價還給我們；

還總得加利加息不准差毫分！

萬不該使錢賣女許成親。

一脚走錯了後悔死人，

滾在火裏讓火焚。

慶祝縣城解放歡迎解放軍。

召來了四鄉的衆農民。

成立農會鬥爭地主貧儉闊翻身。

站崗放哨盤查夕人。

走路說話有精神。

看來好像一個解放軍。

男女來了一大羣。

熱烈討論很認真。

小春雲提起地主心冒火，
她說「蔣匪軍地主是一夥，
指導員看她階級覺悟快，
小春雲一心依靠共產黨，
因此上，她領導婦女搞生產，
村裏來把貧農團成立，
小組帶頭鬥地主，
羣衆分地分房分農具，
緊接着上下隸聯合鬥爭李富有，
羣衆哭訴心頭苦，
李富有收租、放債、強姦婦女，
小春雲登台訴冤苦，
她說「窮人受苦不一樣，
地主有錢買牛馬，
剝削階級不打倒，
從今後婚姻不買賣」……
在當場撞啦啦來把紅書撕破，
有權自由找對象，

苦痛在身恨在心，
勾結剝削害農民……
常給她談論政策和新聞。
挖掉窮根要翻身。
做鞋運糧支援解放軍，
第一個報名小春雲。
鬥倒了徐萬里和張慶春，
消滅封建有決心。
上萬的羣衆湧到李掌村，
打清早直到天黃昏，
勾結反動政府蔣匪軍……
像黃河洪水滔滔那樣深。
我底苦楚爲婚姻，
也拿錢買我逼成親，
婦女千年萬載難翻身，
我要給惡霸地主兩離婚」……
縣長批准了小春雲。

千斤石頭落了地，
這真是土地解放人解放，
婚姻制度大改革，
唱罷了離婚一段曲，

小春雲一路回家喜在心，
上地回家人翻身。
人民政府的法律爲人民。
這段故事到如今還流傳在黃河南北，
大小縣城和鄉村。

百鳥朝鳳

——新寓言鼓段

王亞平

(唱) 北風吹來雪花飄，

有錢的地主家中坐，

勞動的農民受寒苦，

野獸竄進洞穴去，

有一隻小鸚哥綠毛紅嘴，

一邊飛來一邊叫，

要問鸚哥何處去？

只因爲牠的母親老鸚哥，

雪花落地冰不消。

煤火炭爐多逍遙；

窮家破窓沒柴燒；

烏雀紛紛回窩巢；

展開翅膀飛半沖天高，

牠不怕凍破了皮膚凍掉了毛。

爲什麼寒露冷天出窩巢？

受傷得病苦難熬。

要是碰見野蟲鳥，

小鸚哥說罷摸打着翅膀，

一翅飛到千里外，

牠看見天地茫茫成一片，

樹枝掛着白花雪，

東西南北看不見路，

小鸚哥觀看多一會，

落在樹梢回頭想，

這深山大林那裏找食物？

小鸚哥正在想主意，

那毒蛇牙齒尖又狠，

跳上的鮮血向外滾，

小鸚哥搖頭拍翅想逃走，

正在掙扎難分手，

鴟鴞見肉心發癢，

鴟鴞毒蛇兩邊一用力，

毒蛇鴟鴞吃了一頓飽，

老鸚哥正把小鸚哥來思念：

我咬斷牠的筋骨拔掉牠的毛！」

一飛衝過樹林梢；

撥着雲脚往下瞧：

好一似海水白浪滾滔滔，

青山好似白布包，

上下四方雪花紛紛向下飄。

翅膀落到了高樹梢，

想起牠母親病在窩裏苦難然，

冰天蓋地無處尋藥草。

從背後爬出一隻毒蛇把牠咬住了。

直咬得小鸚哥痛苦難忍哎哎叫。

肚皮上撕掉了一撮毛。

那毒蛇把牠咬的緊又牢。

從東邊飛來老鸚哥。

一嘴咬住小鸚哥的腰。

撕啦啦把小鸚哥裂開了。

驚動了老鸚哥病睡在窩巢。

爲啥不見我兒回窩巢？

眼看着日落西山天地暗，

莫非我兒遇毒蛇？

莫非冰雪滿天迷了路？

老鸚哥想來想去放心不下，

飛一陣來歇一陣，

飛過千山和萬水，

直飛的老鸚哥精疲力又盡，

到後來落到一棵大樹上，

落在樹上把兒望，

聽不到聲音見不到面，

老鸚哥流下了傷心淚，

老鸚哥回頭來觀看，

老鸚哥嚇得心驚跳，

想是牠把我的小兒害，

老鸚哥想起自己身帶病，

還不如聯合百鳥力量大，

老鸚哥想罷飛騰起，

窯巢裏黑布塔塔臥着一隻鳥。

呼啦啦的北風像鬼哭狼號

莫非我兒遇鴟鳥？

莫非我兒真的不幸把禍遭？

咬牙忍痛出窯巢。

肚裏飢餓心發焦。

尋不見牠兒小英雄。

汗水淋淋濕透了身體和羽毛。

落在大樹一枝條；

我的兒你到那裏找食採藥草？

呼地不壅望天天又高。

忽聽得背後撕拉拉爬上樹枝梢；

只看見一條毒蛇向上爬來向上繞。

看毒蛇嘴上有血粘着一撮毛，

要把牠扒皮抽筋此恨才能消。

戰不勝毒蛇白送命一條。

到那時報仇雪恨晚不了。

利嘴間飛回自己老窯巢。

那原是橫行霸道的老鸚哥。

老鴟巢咬死小鸚哥，

到這時老鸚哥有家歸不得，

牠找到老鷹喜鵲來商議，

喜鵲聽罷開言叫：

牠和毒蛇成一夥，

依我看，咱們馬上要動手，

老鷹說「這事還得多考慮，

牠們盤居山林地，

朝鳥鉤嘴似刀劍，

依我看聯合百鳥力量大，

鳳凰住在高山森林裏，

牠那裏果實葉桑掛滿樹，

有百鳥全尊鳳凰爲首領，

咱若去投牠做報告，

老鸚哥喜鵲都說好好好，

飛到了西北山林地，

鳳凰聽罷傳命令，

山林下冬冬冬放了三聲砲，

又喬佔窩巢想把牠全家都滅消。
心裏的仇恨像烈火兒燒燒。

把前情和後果說了一遭。

「罵聲惡毒野鳥老鴟巢，

作惡爲害樂逍遙，

咬死毒蛇奪回你的老窩巢！」

不能輕看毒蛇老鴟巢，

好似大樹根兒扎的牢，

毒蛇滿山千萬條。

請求鳳凰智謀高，

牠那裏到底鮮花長綠草，

牠那裏百鳥和鳴叫唧噥，

肅清了滿山的毒蛇和朝鳥，

他一定號召百鳥替你把恨消。」

牠三個把翅一張冲天高，

見到了鳳凰說根苗。」

剩時間百鳥齊集動員了：

領兵元帥大鵬鶲。

元帥登台一聲喊，
說着說着百鳥到，
小碧玉便在頭裏走，
畫眉鳥生的毛色俊，
魚鷹飛過千里水，
小黃雀一邊飛來一邊叫，
東邊的雀鳥剛把山林進，
來了一羣莘鳩鳥，
來了一羣麻子溜，
來了一羣鶴鵠鳥，
來了一羣白鷺鳥，
大雁列隊飛行快，
不說衆鳥來把山林進，
頭前捲笙花和荷，
小麻雀打着乒乓釵，
啄木鳥就把秧歌扭，
後跟一羣歌手鸚鵡鳥，
號召百鳥快快出窩巢。
打正東一羣烏雀來到了：
後邊飛的小麻雀。
雲雀大長尾巴梢。
鸚鵡鳥勝飛萬丈高。
鴛鴦二鳥多窈窕。
打正南一羣雀鳥又到了：
啾聲唱的哎呀呢。
一個個長着鼓眼泡。
喀哎喀哎叫的聲音實在高。
打一個翦翅好似水上漂。
緊跟雷椎來到了。
打正北一羣雀鳥也到了：
紅龍客唱一個加紧生產好歌謡。
朱鸕喜的吹雲霞。
百靈鳥唱歌真靈巧。
黃鸝的鐘鼓譜的好熱鬧。
羽毛閃閃放光毫。

不說衆鳥來奏樂，

頭前吹號藍蝴蝶，

班鳩行走不怠慢，

燕子老鶠運子彈，

水鴨鸕担來千里水，

火葫蘆背着一把劍，

鵲鷺展翅去探路，

白雀燕雀來站隊，

老鷹做了大隊長，

到這時百鳥齊宣誓，

大隊排開三千里，

百鳥的翅膀連天地，

一氣衝到深山口，

馬上捉住了老毒蛇，

小鴟梟小毒蛇個個來投降，

百鳥衆會慶祝大勝利，

說罷了百鳥朝鳳一段事，

打正西一羣雀鳥又到了：

孔雀慌忙把旗揚。

老鸕鳥又把戰鼓敲。

小鸞鈞帶信來慰勞。

赤背臘咗咗叫的聲音高。

麥喳喳扛槍過眉梢。

東虎廢有力把給發挑。

年青的鸚鵡站末梢。

喜鵲在旁喊口號。

鶯滅毒蛇和鸚鵡。

軍號等來戰鼓咚咚敲。

一個個勇猛向前稱英豪。

把深山闖了一遭又一遭。

又去捉住老鷂鳥。

自然是寬大政策把牠們統。

都歡呼贊頤萬歲政策好來智謀高。

勸諸位多學多想要記牢！